



吉川英治作品

历史·经典·文学
超值典藏本

中

新书太阁记

丰臣秀吉

[日] 吉川英治 著

戴佳依 译



新书太阁记

丰臣秀吉

[日] 吉川英治

① 著

戴佳依 译

历史·经典·文学 超值典藏本

② 中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吉秀臣丰

影

书

太

南

记

第五卷 士魂煌煌◎

虎对虎

依湖而筑的城日益繁荣，长滨的街道每至入夜更是灯火通明。此地风土良好，并有天产之惠，再加上城主深得人心，因而在领民的眼中，便成了值得讴歌的安业乐土之国。

在这里，不妨先认识一下秀吉的家人和家臣们。

秀吉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当然，他的幸福是来自于美满的家庭、身为一国之主，并拥有得力的家臣所致。

首先，在家庭方面，他上有母亲，下有妻子。而且最近又添了个孩子，这孩子名叫于次丸。不过，于次丸既非宁子所生，也不是藤吉郎和其他女人生下的孩子。而是主君信长见藤吉郎夫妇膝下无子，日子非常寂寞，便提议将自己的第四子过继给藤吉郎作为养子。

此外，秀吉之弟——当年那个经常在中村的茅屋里哀哀哭泣的小竹——如今也成为一名非常勇敢的武将，并改名为羽柴小一郎秀长，负责从旁协助秀吉。

另一方面，妻弟木下吉定及有关的亲族们，也都给他莫大的帮助。

至于要臣，则有蜂须贺彦右卫门、生驹甚助、加藤作内、增田仁右卫门等人。年轻家士有彦右卫门之子，承袭父名的小六家政、大谷平马吉继、一柳市助、木下勘解由、小西弥九郎及山内猪右卫门一丰等，可谓人才济济。

在这当中，最有活力但也最吵闹的，要算是侍童组了。在侍童组里，聚集了福岛市松、加藤虎之助、仙石权兵卫等不知天高地厚、血气方刚的少年。

由于没有人加以禁止，这群少年经常发生争吵。年纪较大的福岛市松，便常常因为流鼻血而在鼻孔里塞着一团纸。

为什么呢？没有人去询问他。

这些少年都以成为好武士为目标。但因为生活起居都在只有武士的城中，所以他们和住在宿舍里的学生一样，不论好事坏事都会争相模仿，对于善恶的区分取舍，也只能靠自己的判断了。

在侍童当中，成熟最快的是虎之助。每当同辈的少年聚在一起游玩时，他总是露出无动于衷的表情，一直待在主君身旁工作，直到正午为止。之后他就拿着书，很快地溜到城外去了。

“那家伙最近常常书不离手，一副傲慢的样子。”当别人这么揶揄他时，虎之助已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动怒。相反地，他总是淡淡地一笑，随即飘然离去。

市松的个性就与他完全不同。

“虎之助看起来像个大人似的，真叫人讨厌。”由于不喜欢虎之助的作风，因此他经常在其他年纪较小的侍童面前批评虎之助。

虎之助今年十五岁，但自去年开始，就已经跟着住在城下的军学家冢原小才治学习兵法。小才治是冢原土佐太守这位剑术名家的侄子。在当时并没有设置所谓的道场，因此举凡军事讲学、枪术、剑道及武士的礼法战术等，完全是由一位老师负责讲解。

今天也是如此。虎之助从老师那儿回来，已经是日近黄昏的时刻了。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，城里的豆腐店及纺织店的走廊全都染成一片红色。其中的一家店外，挤了黑压压的一群人。

“什么事啊？”虎之助停住脚步。就在这时，原本围在店门口的群众，突然猛然退向两旁，让出了中间的一条路来。混乱之中，只见一个孩子连滚带爬地逃出来，一位老婆婆被绊倒在地，还有几名女子躲在人群背后哭泣着。

“——走开、走开！有、有什么好看的？噢？你们笑什么？”

怒吼声自酒店里面传了出来。仿佛从丛林中蹒跚而出的老虎，一名男子踉跄地自店里走了出来，一手还抱着酒瓶。这名男子的头部侧面秃成杯状，一看就知道是酷爱杯中物的人，令人过目难忘。此人的名字是市脚的久兵卫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是打哪儿来的，只知道他是长滨城中足轻头木村大膳手下的一名足轻。

不过，町中的人从来不用这种麻烦的称呼。只要一提到秃久或虎久，大家都知道指的是他。秃久之所以有名，并不是因为秃头，而是他一喝酒就会凶性大发的缘故。

（我之所以无法出人头地，全是这个坏毛病所致。否则，现在我早就已是领俸五百石或七百石的武士了。）

他经常如此夸下豪语。的确，秃久的臂力之强，一般武士根本望尘莫及。这些年来，他在战场上立下了无数功劳。因此，他之所以得意扬扬，也不是没有道

理的。因为不管他做了什么错事，组头木村大膳都会佯装不知，依然重用他。

“又是秃久啊！”连町中的奉行，凡是遇到与秃久有关的诉讼案件，也都会自动地放他一马。这种姑息的行为，一方面是念在他的武勋，一方面则是由于对组头木村大膳多多少少心存畏惧。为此之故，这只虎一得意，就会摸着他那横鬓旁的杯形秃头，得意扬扬地耸着肩膀说道：“这个啊！是我与生俱来的。在洲股战役中，我与斋藤方面由涌井将监所率领的八十骑骑兵交战。当时他们从河滩的另一头冲过来，想要夺走我手里的长枪，结果在双方交战时，我用刀削下了将监脸上的一块肉。现在啊！被我削下的部分，就成了这个美男子脸上永远也抹不去的瑕疵了。笑什么？哦，是笑我的秃头啊！你们根本不知道战争的滋味，居然还敢取笑御宾头颅（即俗称的“秃头佛”，是指被祈祷疾病赶紧复原的信徒不断抚摸，以致头逐渐变得光滑的佛。后来引申为秃头或秃头的人）。”

今天，他又在酒店内喝醉了，立刻显出了粗暴的本性，不但殴打店内的伙计，将出来道歉的老婆婆双手反绑，还把企图从后门逃走的老板抓了回来，恐吓对方拿出酒来，然后一边喝着酒，一边喃喃自语地说些令他颇为自豪的陈年往事。

突然，聚集在门口围观的群众，不知何故哄然大笑起来。群众的笑声使得虎久爆发出一声怒吼，随即跳了起来，穿过围观的人群来到了大街上。他那步履蹒跚的怪异举止，使得妇孺们全都吓得躲到一旁，深恐被他抓住。

然而，一名少年却一直站在街头，丝毫没有要逃走的意思。

这个少年正是虎之助。

秃久朝他走了过来，脸上故意装出狰狞、凶恶的表情，想要把他吓跑。不料，少年却依然纹风不动地站在原地。眼见对方一点也不怕自己，秃久不禁勃然大怒。

“小子，你是何方人物？”

一股扑鼻而来的酒气，令虎之助蹙起双眉。

“我是城内的阿虎。”

“什么？阿虎？”虎久看了看他矮小的身躯，很不屑地哼了又哼。与他矮小的身材相比，虎之助的眼睛显得特别大。现在虎之助更睁着他的大眼睛瞪着秃久。

“哈哈！这小子，算你走运！”秃久突然仰天大笑，然后像捧壶似的用双手捧住虎之助的脸。

“你也叫阿虎啊？我是大虎呢！我们做个兄弟吧！”

“不要！”

“别这么说！”

“不要脸！”

虎之助用力推开对方凑过来的下巴。这时，照说应该怒气冲天的秃久，竟然没有生气，只是更加使劲儿握住了虎之助的手腕。

“我们喝一杯吧！就为兄弟的情谊喝一杯吧！”说着就准备硬把虎之助拉进原先那家酒店。然而，虎之助却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原地。不知是他的手臂很有力气，还是秃久因为酒醉而没了腰力，不管秃久再怎么用力，也无法把虎之助拉进店里。

双方拉扯一阵之后，秃久凭借体型上的优势，终于把虎之助拉到了酒店门口。这时在一旁观看的男女老幼纷纷叫道：

“哎呀、哎呀！好可怜哦！”

“侍童大人，快逃吧！”

“万一被这只虎抓住，那后果可不堪设想！”

但因畏惧秃久的淫威，所以众人只是在一旁叫嚷着，没有人敢上前去解救虎之助。不过，虎之助却毫无惧色。他将先前用一只手抱着的书，用力丢进酒店里，自紧抿的唇间迸出了一句：“还不肯罢休吗？好，要来就来吧！”

因为秃久依然紧拉着他的手臂不放，所以虎之助转了个身，用空出的左手拔出一柄短刀。

“呀！畜、畜生！”刀光一闪之后，秃久那如熟柿般的脸庞，顿时变得异常苍白。众人定睛一看，这才发现秃久的一只手臂已被砍断，掉在地上。

或许是因为酒气的缘故吧！鲜血如泉水般汨汨流出，将虎之助从胸前到裤下的衣服染成一片殷红。眼见这幕情景，在场围观的群众不禁瞠目结舌。

“怎、怎么会这样呢？”

秃久本能地拔出短刀，朝虎之助刺了过去。在下一秒间，他那巨大的身躯便与瘦小的虎之助纠缠在一起，地面上血迹斑斑。

秃久固然勇猛，但因为失去了一条手臂，威力已大不如前。再加上大量出血，最后终于全身虚软地被虎之助压在地上。

“你这喜欢欺凌弱小的家伙，简直就是羽柴家的耻辱！”虎之助一边吼着，一边用拳头不断殴打对方的眼、鼻。

原本退至远处围观的人群，全都哑然地看着这一幕。不过，他们并不是因为担心事后遭到报复，而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。

终于，虎之助拾起短刀和书籍，像没事人似的对围观的人群大叫：“已经没事了。待会儿麻烦你们哪一位去帮酒店里的那位老人家解开绳子，然后把这名足轻交到奉行所去。”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这时，长滨城的堺口已经点上了灯火，而入夜后的街道上，则到处可见聒噪的人群。

阴暗的井旁，传来了打水的声音。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，奉主命前来找人的市松在黑暗中试探性地叫着：“是阿虎吗？”

“嗯！”

阿虎慢吞吞地回答道。市松觉得很奇怪，走到他的身边。

“都快半夜了，你还在这里做什么啊？”

市松瞪大双眼看着浑身赤裸的虎之助。

“洗衣服、洗衣服啦！”

阿虎边说边用力搓揉着小袖和裤子。市松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掉到泥沟里了，只见他嗯了一声点点头，然后又径自洗起衣服来了。

“大人在叫你呢！赶快去吧！你将来是要成为武士的人耶！怎么会掉进泥沟里去呢？真不知道你每天学兵法学到哪里去了！”市松边斥责他，边朝能够看见亮晃晃烛光的正厅内走去。

虎之助很快地回到侍童房内换好衣服，来到秀吉面前，请示找他是为了何事。房内摆着酒菜，足轻头木村大膳好像正在一旁诉苦。虎之助看了对方一眼，随即把视线移到主人身上。

“阿虎，你今天可真是干了件大事。你看，大膳气得都跑来向我投诉了——属下在外面受了伤，他没有保持沉默的道理。你说该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不道歉！”

“不道歉？”

“是的，因为是对方不对。”

“你是不是砍掉了足轻组久兵卫的一只手臂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家中有人发生争吵，双方都要受罚。现在大膳要求我把你交给他，你说我可以把你交给他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“你别回答得这么快！你毕竟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，我看你就当着我的面，向大膳俯首谢罪好了。”

“不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秀吉的眼中闪烁着光芒。

“这件事又不是我的错。况且，我好歹也是主君身旁的侍童，大人怎么可以因为家臣的胁迫，就不秉公处理呢？”

“哈哈！说得好！很好，很好，那么这件事就与我无关了。大膳，你怎么说？”

木村大膳一开始，就凝视着虎之助的侧面。

“我还是希望大人把阿虎交给我。”

秀吉先是面露不豫之色，但是大膳接下来所说的话，却使他的心情明显地转好。

大膳是这么说的：

“我的下属久兵卫经常做错事，我也知道。但是，如今他在町里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众目睽睽之下被一名侍童砍掉手臂，身为组头的我当然不能坐视不管，所以我才会跑来向你告状。不过，现在看了阿虎以后，我的想法已经完全改变了。”

“噢，怎么个变法呢？”

“我希望阿虎能成为我的养子，或是成为我这一组的武士。”

“好啊！我相信阿虎应该不会反对才对。怎么样？阿虎，你愿不愿意成为大膳之子呢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不想当别人的养子。”

“当人养子并不是什么卑微的事，秀吉不也是养子吗？”

“可是，我不喜欢。”

“哈哈！随你啦！大膳，你怎么说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也只好放弃喽！不过，我还是觉得很高兴。真是个好侍童，好侍童。”大膳一边看着虎之助，一边喝着秀吉赐给他的酒。这天，他高兴得都喝醉了。

石田佐吉

在木村大膳的吹捧之下，虎之助的沉着与胆识在城内赢得了一致的好评，不，连城下也都知道有关他的传闻。

“阿虎，你写信给故乡的母亲，告诉她以后你的俸禄将增加为一百七十石，让她为你高兴高兴。”秀吉对他这么说。

阿虎的得意之情不难想见，但是他并没有因而忘形，反而更加用心奉公。对虎之助的快速擢升，因嫉妒而心存不满的，当推年龄与他相仿，又同住一室的侍童们。在这当中，以福岛市松的年纪最大、资格最老，其他还有平野权平、片桐助作、加藤孙六、胁坂甚内及糟屋助右卫门等人。每当不轮值时，他们就好像池塘的青蛙一般非常聒噪。

“阿虎、阿虎！”

“什么事啊？市松。”

“眼睛看着我回答，不要只顾着看书。”

“我可以边看书边回答你啊!”

“这里可不是私塾。”

“真啰唆! 好吧, 到底有什么事?”

“大家都听着! 阿笈、助作、孙六、甚内, 你们都给我仔细听着。”

“我们在听啊! 好了, 你到底要跟阿虎说些什么啊!”

“最近, 我发现他实在太骄傲了。喂, 阿虎, 我看你长大成人以后, 肯定会为非作歹。”

“为什么呢?”

“因为你自从加薪以后, 就开始得意扬扬了。”

“我哪里得意扬扬了?”

“你不承认自己有得意忘形的表现吗?”

“那只是你个人的看法而已。”

“不, 除了我以外, 大家也都这么认为。事实上, 就算获得加薪, 你也还是我的下属……难道你忘了当年在洲股城时, 你流着鼻涕, 由母亲牵着来到城里的情景吗? 你可真健忘!”

“每个人小时候都流过鼻涕啊! 那又怎么样呢?”

“大家听听, 他的口气实在太傲慢了。阿虎, 你等着吧! 以后我们一定会建立伟大的功勋让你瞧瞧的。”

“哦? 那很好啊! 我倒要看看你会建立什么样的功名。”

“你以为我建不了功名吗? 你这个秃头!”

“你说什么?”

“什么是什么?”

两个人霍地站起身来, 其他侍童见状慌忙围上去劝阻。这时, 福岛市松握拳打向片桐助作的头, 原本是要居中仲裁的助作无端被打, 当然也不甘示弱地反击回去, 大家都扭打成一团。

侍童组组长堀尾茂助闻讯大吃一惊, 慌忙跑了过来, 一声大喝, 众人才罢手。四周才刚贴好的纸门又被踢破了, 此外家具、桌子及书籍也都被打乱了。当时的情景, 只能用“不忍卒睹”这四个字来形容。

“万一被主人撞见了, 该怎么办呢? 还不赶快收拾收拾, 顺便把纸门贴好。”

茂助厉声训斥之后, 又逐一分派工作。他知道这群少年就好像被关在栅栏里的幼狮、幼豹一样, 一旦穷极无聊, 就会开始惹是生非。

这些血气方刚的少年们最喜欢的, 就是到城外去透透气。因此, 获得秀吉允许, 每天都可以到冢原小才治道场去的虎之助, 会成为众人嫉妒的目标, 也是意料中的事。

“阿市，明天你和权平、助作一起陪大人出去。大人可能一大早就外出，你们要小心，谨慎伺候！”这天晚上当组头堀尾茂助宣布这个消息时，虽然不知道秀吉的目的地是哪里，但是三人却着实兴奋得一夜无法成眠。

随行人员当中，只有十名武士、四名侍童及马夫中间而已。一行人于黎明时分出城，朝伊吹山的方向奔去。此行的目的可能是要打猎，然而却没有带着鹰或犬。

“大人，我们要到哪儿去啊？”来到伊吹山麓时，终于有一名武士开口问道。然而，秀吉却依然头也不回地策马向前奔去。

“我还没有决定要到哪里，总之，一直骑到太阳下山时再回去吧！”

“是不是要去追捕山鹿或野兔呢？”

“不是、不是！打猎一点意思也没有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只是单纯地出来走走而已喽？”

“单纯？不，此行可是意义重大呢！”

“哦？那么可否请主君告诉我等，你是否有其他的想法呢？”

“有啊！”

“臣等愿闻其详。”侍童组的堀尾茂助、福岛市松等人围着秀吉请求道。这时，秀吉停下马来，抬头仰望近在眼前的伊吹山。武士们见状，也纷纷拉紧缰绳，任由山风拂过他们汗涔涔的脸颊。

“古人有‘髀肉之叹’这句话，你们听说过吗？”

“听说过。”

“那么，刘备玄德之名呢？”

“是后汉的英雄嘛！”

“不错，迎接孔明、征蜀地，与曹魏和孙吴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，正是刘备这号人物。不过，在他尚未得志、尚未见到孔明、被迫寄身于同族刘表家中当一名高等食客的壮年时期，曾有这么一段故事。”

“哦，是什么样的故事呢？”

“有一天，刘备和刘表同席喝酒。稍后，刘表在前去如厕回来的刘备脸上发现了两行泪痕，感到非常奇怪，便询问刘备为何悲伤。玄德回答道：‘由于你的帮助，我才能平安无事地过日子，你这份大恩，我由衷地感谢。但是，方才我在另外一间房内看见了自己的身体，因为久已不饮战场之水，安居于美殿而未骑马，是以腿部徒增赘肉。岁月弹指即逝，人生亦有限，假若我一直耽于安逸，岂不等于加入老将的行列而毫无作为吗？想到这儿，我忍不住悲从中来，内心暗自感叹不已。’”

“原来如此……玄德是担心自己会沉溺于安逸的环境。”

“我也一样，无所事事的日子，最是令我害怕。如今秀吉好不容易拥有幸福的生活，照理应该好好享受一下才对。可是一想到刘玄德这段故事，我就浑身不安，因此才决定出来活动筋骨、流点汗，也好消去腿部赘肉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主人私底下也抱有玄德之志喽？”

“说什么蠢话？我就算真有望蜀之意，也绝对不会将偏安于山地一隅，与曹操、孙权之辈互争天下而终其一生的玄德视为榜样。刘玄德是中国的英雄，但我却是日本国的子民，秀吉的愿望和他的并不一样。”

“看来，今后我们也必须有一番作为才行。”

“那当然！记住，千万不能让大腿上的赘肉横生啊！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当茂助这么说时，片桐助作和平野权平也拍拍鞍旁的大腿附和道：

“我们一点赘肉都没有！”

“还要再结实一点。你们这些少年人的肉啊！一定要像刀一样不断地锻炼，磨得越利越细，越能过五关斩六将。好了，快跟我来吧！”

众人原以为主君是要走向平野，没想到他却朝七尾村通往伊吹的山路走去。

在山野间驰骋将近两个时辰，众人均感觉到饥肠辘辘、口干舌燥。

“喂，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吃碗泡饭的？”

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下，秀吉一行人风尘仆仆地沿着伊吹山麓策马而下。

“有了，有了！”

奉命先到山麓小村庄里去的福岛市松，这时刚好骑着马走了回来，他在弯道上向大家招招手。待秀吉一行人走近后，市松便率先走去，一边说道：“前面有间相当不错的寺庙，是叫做三珠院的真言寺。”

不久，在一丛翠绿环绕下，出现了一座闲寂的寺院和本堂。秀吉于山门前下马，和近侍陆续进入寺内。众人大叫数声，寺内并没有人出来应门，于是秀吉便径自进入本堂，在正中央坐了下来。

突然，寺院厨房内响起了人声，可能是寺僧听见有人叫唤了吧！寺僧知道城主意外来此休息后的惊慌与狼狈之情，也不难想象。

“不必惊慌，但是快点端茶来吧！我们渴了！”秀吉说毕，在另外一间房内的屏风后面响起清楚的答应声：“是，立刻就来！”

秀吉下意识地侧着头，若有所思地看着屏风后面。

答话者的声音非常清脆，可是听起来却不像是女子。或许是因为伽蓝太过寂静的缘故，那声音听起来十分清澈，而且稚嫩中隐藏着一股无名的力量。

正当他感到疑惑时，突然有一名少年端着茶碗，小跑步地映入他的眼帘。

少年默默施上一礼，然后将上面覆有小绸巾的茶碗送到秀吉面前。正在等着茶水的秀吉，立刻用双手捧起茶碗，咕噜咕噜地一饮而尽。

大茶碗内装着七八分满的温水。

“小和尚，再来一碗。”

“是！”少年站了起来。

秀吉以为他是寺里的小和尚。少年很快地又端来了第二碗开水。这次碗内的水比方才热了一点，分量则只有刚才的一半。秀吉喝了两口以后，抬眼看着少年。

“小和尚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佐吉。”

“佐吉？好，佐吉，再给我一碗。”

“遵命！”

秀吉一直看着他的背影离去。这一次，少年不再那么快就把茶端来了。

在送上茶水之前，少年先端了一盘点心出来。过了不久，他才端了一个比刚才的茶碗更小的白天目茶碗，碗内漂着绿色的抹茶。此外，少年的脚步也变得安闲了些，仿佛接待贵人一般，静静地把天目茶碗放在秀吉面前。

“这碗茶不但能够解我的干渴，而且很好喝。”

“谢谢！”

“……嗯、嗯！”

秀吉觉得眼前这位少年的容貌真是少有的清秀，而且浑身散发着知性之美。再者，他的言谈举止，和长滨侍童屋的阿市、阿虎、阿助、阿权等人有非常明显的不同。

“你几岁啦？”

“十三岁。”

“有没有姓氏啊？”

“我们家世代都姓石田。”

“那你就是石田佐吉喽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附近一带，有很多人都姓石田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但是我们家的石田，是石田中的石田，不是普通的石田。”

少年的回答清晰有力，而且毫无畏惧、羞赧之色。

“不是普通的石田？这话怎么说呢？”秀吉的脸上露出微笑。

佐吉看着他。

“因为在近乡当中，我们家的历史最为古老。”接着又说，“据家父说，当年在粟津之役中射中木曾义仲的石田判官为久，就是我们家的祖先。”

“哦？从那时候起，石田就成了江村的武家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。葬在菩提寺的死者名单中，曾经在建武年间登录了石田源左卫门这个人。后来改仕此地的领主京极家，但不知自何时开始又成为浪人，住在梓关附近成为乡土。”

“在梓关遗迹附近，有一个名叫石田宅第的地方，就是你们的祖先之地吗？”

“是的，正如你所说的。”

“你的父母呢？”

“不在了。”

“你是打算出家为僧才到这个寺庙里来的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佐吉摇摇头。

微笑着保持沉默。

甚至连他的笑靥也焕发着智慧。秀吉突然询问佐吉：“住持在吗？”

当佐吉回答“在”之后，秀吉便要他把住持找来。

佐吉点头称是，马上站了起来，但又说道：“刚才你的家臣们吩咐要吃泡饭，所以住持也到厨房里去帮忙了。他说要给城主吃的膳食，绝对不能假他人之手，因而此刻正在厨房里忙着……你要我现在就去叫他吗？”

“是吗？那待会儿再说好了。”

“那么等膳食做好，我就请他来见你。”佐吉说着就收走了天目碗。

秀吉非常喜爱这名少年。在他的侍童屋当中，多半是在山野间长大的粗俗孩子，而他自己也是农家子弟，因而潜意识里就会想要收留那些长于山野的不幸儿。直到最近他才发现，光是野性和野性的组合，既脱离不了野性，也磨炼不出野性本身所具备的长处。

积弱的文化或太过绚烂的柔弱文化，要与豪壮的野性文化交流，才能使文化再生。同样的道理，太过粗野、豪放的野性，若能灌注智慧，则必能创造出几近于完美的人格及新文化。由于平常就有这种想法，因此秀吉在看见佐吉的那一瞬间，就认定他是长滨侍童屋中应该有的人才。

为什么他会如此注意侍童屋中的情形呢？那是因为和老臣及担任重要职务者相比，他更加重视年轻的一辈。虽然这些孩子的平均年龄只有十三四岁，有的甚至还流着鼻涕、会尿床、无所顾忌哭泣或打架，看起来似乎是非常麻烦的一群，但是在秀吉的心目中，侍童屋才是未来人才的苗床，是自家之宝。因此，

他总是怀着愉快的心情，注视着每一个在此日渐茁壮的孩子。

“……十三岁？看起来怎么也不像是十三岁的样子。”秀吉喃喃自语着。不久之后，住持来谒见。寒暄过后，秀吉立即向三珠院住持询问佐吉的身世。

“我只是养育这个孩子而已，并不打算让他一辈子都待在寺庙里。事实上，这孩子本身也无意进入沙门。由于双亲已歿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要重振家声。他的母亲和贫僧是远亲，所以才把他交给我，希望我能好好照顾他，直到长大成人为止。只可惜这孩子非常害羞，甚至有人问我，他是不是个女孩子呢！因此，我真怀疑他是否能在武士当中脱颖而出，甚至为主人统率部属呢！”

秀吉似乎觉得很奇怪：“你说他害羞？……哈哈哈哈哈！没这回事，没关系啦！对了，你能不能把他交给我呢？”

“噢？……你说把他交给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想收留他，把他带回长滨的侍童屋去。事实上，佐吉并不像你所看到的那么害羞。相反地，他具有一股慑人的气势。还有，这件事还是应该问问他本人的意见才对。麻烦你去问一下，看他是不是愿意追随我秀吉？”

“真是太感谢你了，我相信这孩子一定不会拒绝的。不过，我还是去问问他的意见，稍后再回答您好了。”

“好，那我就趁这个时候吃点泡饭吧！”

“请随我来。”寺僧带着他来到客院。见到主君出现，家臣们纷纷迎上前来，恭恭敬敬地服侍着他。

吃完饭后，住持立刻带着少年佐吉前来。

“怎么样？他的回答是什么？”秀吉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住持看着佐吉。

“他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。大人，我把佐吉交给你了。”

佐吉面带微笑看着秀吉，双手平伏在地。虽然秀吉一句话也没说，但是却显得非常满足。

“到了城里以后，你一定要和大家好好相处才行哦！阿市、阿权、阿助！”

“在！”

“从今天起，石田佐吉也是侍童组中的一员了。他很乖，你们可别欺负他喔！”

“是。”

“茂助，这孩子就交给你照顾了。”

“遵命！”

堀尾茂助转身看着佐吉，语气十分亲切。

“我是侍童组头堀尾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！”

佐吉很有礼貌地向他行了个礼。

“我是近乡乡士石田源左卫门之子，名叫佐吉，以后请多多照顾。”

他的表现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，反倒比较像个大人。因而在离开寺庙后，阿市、阿权就不时交头接耳。

“喂！这个少年好像比阿虎更骄傲呢！”

“看来好像是小武士似的，真叫人讨厌。”

“是个小武士也就罢了，只怕他像老姜！”

“等着瞧吧！我非剥下他的皮不可。”

等到秀吉上马以后，他们也就不再做声了。

当月亮悄悄浮上伊吹山顶之际，秀吉回到了长滨城。而佐吉也是从这天开始，正式追随秀吉。他就是后来的石田三成。回到城里的少年佐吉，这天晚上在梦中究竟立下了什么样的志向呢？认识秀吉，可以说是他一生的转折点。秀吉对他的才能充满了期待之心，而这只终于破壳而出的雏鸟，也确实不曾辜负秀吉的赏识。

踢球

在这一年之内，有几个城国相继灭亡。新人立、旧人去，旧有的逐渐遭到破坏，而新的国家相继建立，新文化也慢慢地产生。总之，类似这样的天下动乱，是永无止境的。在安定难求的风云岁月里，根本不让人们有感叹腿肉肥胖的余暇。

长滨城又接获了出兵的指令，那是由信长所发出、进攻越前的再征令。

出征的目的是：消灭反信长势力。

越前的朝仓一族已于前些年遭到灭亡，但正式纳入织田的统治圈中，却还不到一年。战后政策的失败，使得该领地的百姓们爆发了不满的情绪，再加上有心人士在暗中煽风点火，因而织田军新占领的地盘，很快地又被夺了回去。久而久之，暴动之火此起彼落，终致整个越前都涂上了反信长色彩。

反信长军的主力，很明显的是结合了一向门徒的武器、财力与信仰的旧朝仓余党及其他混成军。而在远处加以援助的，则包括西边中国的毛利家、北边的甲斐武田及越后的上杉家。

在军事、外交、经济等政策上，各国的方针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

晚秋时节，越山已经开始泛白。

越过越山来到越前的信长军主力军，包括丹羽五郎左卫门长秀及羽柴筑前守秀吉。暴动很快地被平定了。翌年，两位武将于大雪未下之前即凯旋返国。

当春天降临时，日本也迈进了天正二年。

不料过了一月以后，越前领内又弥漫着骚动的紧张气氛。

“真叫人头痛哪！”面对此一结果，信长也不禁瞠目结舌。不过，他并没有忘记提醒自己，绝对不能因而动怒、心浮气躁，更重要的是：

“绝对不能中了他们的计。”

因为有此坚持，所以他故意不予理会。

信长认为在这期间的当务之急，并非平定动乱，而是充实内政与重整军备。亦即要向居住在自己管辖范围之内之人民，显示将来太平及大一统的实力。

其中之一就是着手修改贯穿七国的大路及架桥，亦即修筑贯穿美浓、尾张、三河、伊势、伊贺、近江、山城七国的国道。国道的宽度定为三间半，两旁并且广植树木。此外并撤去无用的关卡。如此一来，不论是通商或一般旅行，都将变得极为轻便、快捷。当行人走在路上，看着道路两旁的树木时，多半都已认定信长是天下的掌权者。即使还不这么认为，也会由衷地加以称赞。而那些拥有精兵悍马的无敌军，虽占领土地皆成焦土之人，百姓也不会视之为永久的统治者。

那是因为依赖土地而生的人们早已见识到乱治兴亡更替之迅速，昨天还秣马厉兵，拥有固若金汤的城池，往往会在一瞬间灰飞烟灭。反之，如果能在这片土地上实施扎根的文化建设，并给人民带来实质的利益与希望，百姓们当然会歌颂他的建设。一向默默耕耘的人们，自然不可能对枪炮声装聋作哑。假若要他们说出心里的话，那么每个人都希望歌颂这个美丽的世间及生命。

因此，信长才会一边作战、破坏，一边忙于建设。

这年夏天，信长再次发布命令，向长岛方面进军。这已经是织田军第四度征伐长岛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三次作战都难逃失败的命运。

在第一次战役中，信长的弟弟织田彦七战死。翌年的元龟二年，则导致老将胜家负伤，氏家卜全阵亡。去年三度出征，则有部将林新二郎等许多将士战死。换言之，长岛的敌人可真让织田军吃尽了苦头。

面对如此难以收拾的敌人，信长越发下定了决心。

“焚烧睿山时，我就已经表明自己的态度了。但是我还是暂时等待着，希望他们能够自我反省、悔悟。谁知他们仍然无法从迷惘中清醒过来，依旧假宗教之名迷惑众人，凌虐不肯附和他们的良民，并且呼啸聚集四方的恶徒，作风猖獗，乃至成为天下的祸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信长当然不能再任由他们恣意而行。”

于是他亲自领军，脸上的表情宛如当初进攻睿山时一般。当然，在六万大军当中，织田家的骁将几乎全部在列。例如柴田、丹羽、佐久间、池田、前田、稻叶、林、泷川、佐佐等诸将，全都参加了此次战役。另外，羽柴秀吉也率领